

書

八七六六



祁爾光澹生堂藏書訓約序

卷之四

三

司馬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程伯子亦云翫物喪志予以爲非通論也貧於金可貧於書不可書非金也孔子可疏食可水飲而刪述六經韋編三絕至老矻矻故莊生謂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翫物誠喪吾志非物也而翫之何志之喪書非物也孔子多聞而從多見而識從且識志氣如神故易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惠孔子之教



子孫也。非道德則詩書。語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教，以道德也。語伯魚曰：不學詩禮，無以立。無以言，不爲二南，則面墻教以詩書也。不盡捐書也。故能得學詩學禮之子，又能得中庸之孫，則積書何負於人家哉！此祁爾光使君所以有藏書約訓也。予因之，縱論宇宙，自有書契以來，羣玉之山，先王有策府，崑崙之椒，王母有竹簡，素絲，周外史有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書西序，東序有大訓，河圖之書，禮有瞽宗，上庠之書。

秦灰後，漸消歇。漢武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哀間，聚書三萬三千餘卷，得一淮南河間中壘，便是赤帝龍帑。梁初，重二萬三千卷。元帝增至七萬餘卷。雖遭江陵之亂，而蕭氏入唐，八葉拜相，便是蘭陵鳳跂。隋嘉則殿實有書三萬七千卷。至唐開元，博集羣書，增至八萬九千卷。經籍大備，卽玄文二主，已自能詩。適之端卿、吉甫、文饒，皆李氏子孫能讀者。宋建隆初，僅萬餘卷。及平諸國，得蜀書一萬三千。



卷江南書三萬餘卷。共三萬六千餘卷。至紹興  
喪亂。見在書猶四萬四千餘卷。微獨高孝能文。  
卽德麟景貺汝愚輩皆趙氏子孫能讀者。雖然  
此猶曰天家秘閣也。李鄴侯架插三萬軸。而子  
繇世封於鄴。爲隨刺史。歐陽永叔聚書萬卷。而  
子棐能讀父書。爲世清卿。曾子固聚書二萬卷。  
而弟肇姪紆以文章翰墨冠冕江右。杜暹聚書  
萬卷。祈子孫讀之。以知聖教。丁顛置書八千卷。  
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由是

言之。父兄患書不聚耳。未有書聚而子孫不慧  
者。杜丁二氏信之確。司馬伯子計之過矣。祁使  
君以士紳之家。聚書至三萬卷。其教子孫曰。能  
讀者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以衆人遞守之。  
盡其力聚書。而以能讀不能讀俟之。天此善聚  
善教之方也。予不佞宦涂四十季。車跡幾遍天  
下。兩度七閩。六載秣陵。四年廬林。三年成都。皆  
可聚書地。篋中亦不下萬卷。分貯四子歸田後。  
請大藏。



內府又六千卷。共藏梵閣。會使君來守吉州。相與登閣劇談之。而更以約訓屬予。一言使君子弟。吾子弟也。庭訓已悉。羣公誠言亦庀。予復何言。第聞大家子弟。鳳毛麟趾。不患不讀。患不善讀。善讀之則爲繇。爲棊。爲肇。爲紆。不善讀之則爲趙。之括。爲劉。之歆。爲王之。處仲。爲謝之靈運。是在吾兩家子弟自擇之耳。

萬曆丙辰五月五日治生泰和郭子章撰

題澹生堂藏書約冊

山陰爾光祁子篤信慕古博洽羣書所聚至萬餘卷。備自珍惜。且將藏以俟後。諄諄命之戒。令勿墜。或有疑曰。得無戾司馬氏之訓乎。予曰。不然。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欲積德。匪讀書何從入。此積德二字。卽從書來。訓辭亦書類也。遺之未能讀。未至損志而益過。能讀則取益自宏。貽謀者能無意耶。雖然。能讀之中。更自有等循文守義者。次也。得意在語言文字之外者。上



也。吾嘗謂讀書窮理猶飲食養生。日用饗殮。自不可廢。然而明道有喪志之譏者。猶飲食之人云耳。故食在知味。書在通微。中真。有唇脣不能宣。方冊不能載。而慈父不能傳者。卽書非書。默契而已。証此方謂之能讀書。祁子與予談名理。悟徹已深。所藏者書。而所以藏者。不盡于書。其所期于後人者。甚遠。故予爲引其端。

萬曆癸丑重陽日友人剡城周汝登書

題祁爾光藏書約

余識夷度未第時。志已不後古人。兩令劇邑。皆治辦。顧郎南曹。夷度之郎南曹。正夷度之古處也。生平無閒劇手。一弓不置。規方畝爲密園。園有堂。顏曰澹生。皮書其中。爲之約訓。以示其子。姓間舉似余。曰聊以識吾志。爾余擊之。憮然先司空。則亦有藏書。率手自裝潢。晚亦有書。目目十有二部。園顏樸樓。顏玩易。今不肖於十二部。何如。且無慮十二部。其於以玩易。亦稍有參伍。



否生平亦無閒劇無時廢書然較是語焉不詳  
習焉不察轉以此自傷父母心當箸廢食還饒  
一把汗故知藏書難爲藏書家子姓更難必也  
藏器於身夫袂結襜褕之屬非身也而形而下  
者皆謂之器書亦器也然能爲不括之藏者莫  
書若也吾知夷度有深于藏者矣形偶今人而  
超然與古爲徒斯志也雖世世萬子孫可述而  
識也

萬曆乙卯秋九月太樸之子沈灌書

題祁爾光藏書約

夏官祁爾光家蓄書數萬卷爲訓約貽子孫凡  
四則曰讀書曰藏書曰購書曰鑒書采古人遺  
言遺事實之詳矣余聞之秦淮海云少時讀書  
一見輒誦暗疏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  
稽酒人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  
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比來悔前所爲聰明衰耗  
不如曩時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故  
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爾光自少逮壯



卽研精問學所居官當孔道應酬日不暇給手披口誦未嘗暫歇訪求鈔寫不遺餘力杯酒談笑中莫非論辯咨詢之地是以操觚染翰出入今古爲一時詞宗蓋自昔文章之士博聞強記未必能兼兼之者又未必善作爾光有三焉謝公不云乎我常自教兒此訓之所不載余并識于末簡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題祁爾光藏書約

爾光嗜書成癖張肅之初不知謂城西海市有窮措大節縮饕餮開園市書以爲怪夫貧士力不能構園分不當購書耶古來惟貧士致書甚難嗜書彌篤讀書亦彌廣何則貧士見書如餓見食染指于鼎嘗之而甘不盡不止故惟貧士能讀書富貴者不能彼不知書味耳爾光通籍十年餘蕭然一貧士余未知密園何狀然一畝之宮千門萬戶度亦貧女巧梳頭耳獨藏書



一事性命以之。以貧購書。復以購書。故益貧。欲不爲窮措大。得乎。讀爾光藏書約。用盡一生心力。聚此良苦。諸郎想見爾光。丁寧告戒。歛歛欲涕之狀。固空世其家學矣。范文正公既貴。夫人猶不忘帳頂燈烟墨色。諸郎異日。卽鵲起亦無忘窮措大舊時。齏鹽風味。世間豪傑聖賢。皆窮措爲之也。若夫藏書讀書之法。爾光言之盡矣。

年弟楊鶴敬題

澹生堂藏書約訓題辭

昔人云。今人出語不奇秀。蓋胸中無百字成誦書耳。若人讀書。端以全副精神付之。尚作此語。其視今人。又當何如。趙宋刻書。尚少。子瞻手抄漢書。每至四五過。使人舉三字兩字。後損至一字。輒能諷記如流。乃當梨棗極盛之日。不能捐貲廣購。購矣。而令蠹魚碩鼠。分宅其中。如所謂觸手如新者。且不可得。况望沈酣枕籍。作書淫傳。瘳生活耶。夫張司空之三十車。李鄴侯之三



萬卷猶云措大習氣。蕭世誠驅馳戎馬，草創江陵而所藉典籍爲古今第一。唐文皇甫釋矛槩卽摹求天下奇書，寧可諉之帝王好名哉。卽以酗淫之隋煬，其棄社稷如飄雲冷風而獨不能忘情于廣陵之藏，至於見夢阿廢，收得必歸洪流而後愉快，豈非慧業文人無問貴賤，聖狂其性命所寄，有生歿不爲移易者耶。故謗訕者擬於冶色妖狐而侈譚者，加於百城南面，非虛也。山陰祁爾光氏背負天風，胸吞雲夢，久已稱五

經笥矣。猶復聚二酉之秘，庀之一室，且著爲訓言以期永永。平泉花石贊皇之誓，何其悲苦也。而不移瞬幾易姓，則無亦玩好瑰異之物，賢不肖皆染指焉。所誓是而所誓則非也。若書則不然，富者不解讀，貴者不暇讀，庸愚貧賤不辨讀，獨名人韻士饑以代餽，喝以尚漿，豪奪巧取之態或庶幾免焉。故在今日衰之難艱而守之則差易，予以爲爾光之鯁鯁諄諄猶過也。昔江左諸王以文氣瑞晉，慶與淮水俱長，問其所業祇



青箱一脉耳爾光所居政其舊里他日以佳子  
孫方瑯琊者非祁氏其誰

萬曆癸丑陽月下澣新野馬之駿書

首以賦

蘇晉矣

題祁爾光藏書約

今人以經義爲學略通帖括便拾青紫藏書無  
當也又各開畛域侈談性命皈心玄寂期求出  
世於書益無當書何用藏哉欲藏書者必好古  
博雅游心竹素不囿流俗始克役精用神博訪  
旁搜精校深藏以爲家寶而貧士爲難雖然書  
不易藏也必也架高樓以防蒸濕也剖部局以  
分甲乙也謹啓閉以杜鼠蝨也慎假借以虞隱  
賴也則有大難者以存乎其間而讀書者亦未



易易也。心君不正，則惑於外道；目鑿不明，則眩於贗鼎；耳聽不聰，則膠於舊說；腕力易脫，則繆於朱黃；就經而論，周官儀禮公穀左氏，國家不列學官，科舉不以程士王制月令，可以爲經乎？就史而論，君實寂爲詳贍，元晦亦號精嚴，而少微諸變氣脉不接，可以爲史乎？就子而論，三墳麻衣子華文子阮逸作俑於前，商英繼踵於後，可以爲子乎？就集而論，先秦兩漢寂寥邈矣，六代李唐所存幾何，唐荆川所謂今人必

有一篇墓志一部文集，匪徒災水且以誤人，可<sub>一</sub>以爲集乎？蓋綱維在經，羽翼在史，旁通在子，游藝在集，廢一不可，而賴鄉葱嶺更所別議，真僞可混淆乎？正閏可和同乎？所當亟辨者也。祁先生媿媿數千百言，垂訓周而援古，真確真能蔽書者也。真能讀書者也。假令與唐韋述宋尤袤相提而論，俱稱博雅好古，非區區拾青紫談心性，求出世者比也。家訓身教，漸染浸灌，必多賢子孫，嗣續先業，詎與平泉花石等觀耶？循環



澹生堂藏書約  
諷誦敬題其上

癸丑小春晦日吳郡錢允治書于松窓小隱

時年七十三

澹生堂藏書約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  
奉公在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度臥樓上  
余每入樓啓鑰取觀閱之尚不能舉其義然按  
籍摩娑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  
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下樓繼之以訶  
責終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卽內子奩中物  
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兢尚秦漢語爲比耦



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而後，更沉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為一書，卷以千計，十指為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全史，為力甚艱。偶聞華容魏學博有全史，隱括頗悉。郭相奎使君以活板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始盡遂亟渡錢唐，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

雲門僧房與柳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愜，乃稍稍戒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遍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見有異本，即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于為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



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倚櫝看書友人  
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歸稍葺一椽尋欲  
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為令初吏寧陽掌大一  
城即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其為經  
籍淵藪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  
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寔迫于晷刻之無暇耳  
間有見貽槩以坊梓且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  
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好詢於博雅見  
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然而漢

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癸丑偶  
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裒集廣  
為搜羅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  
以綜緯二目總計四部其為類者若干其為帙  
者若干其為卷者若干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  
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義之時至今求  
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饑以當食寒  
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胃  
中欠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



自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爲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恒理卽余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耿耿簡編肘腋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饗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數存乎間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

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嚙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雖然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吾豈



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蓋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鑒書之法令兒輩朝夕觀省焉

藏書訓畧

一購書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世所習爲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書立言不求文達者千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爲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畧有旁覽便恐妨正業視爲怪物卽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藉如劉氏七畧



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在人耳目者無論已其最盛莫如隋大業中柳詒等校定總目三十七萬卷而正本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者不全入以視大業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然猶曰帝皇之藉非士庶所能望見也乃唐吳兢家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鏤板未行之前已憂憂乎難爲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三萬卷昭德晁氏舊藏二萬四千八百卷邯鄲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及書畫之目不存焉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而卷帙不減于李濡須秦氏且以奏請于朝宅舍文籍令子孫不得分析蓋崇重極矣然猶曰前代之遺事云耳若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聚書萬卷如雲間陸文裕公婁江王大司馬吳門劉子威此其家藏書皆不下數



萬卷更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書家本素封以  
購書故晚歲赤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纂其異聞  
爲奚囊手鏡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  
五楹俱滿余所目覩而一一皆經校讐探討尤  
人所難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  
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  
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畧一  
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  
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脚何必乃爾余與  
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

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  
無嗜好倘嗜好一着于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  
生敗業固不必言卽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  
稱清事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而閭立本且悔  
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於玩古之癖令  
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  
于嗜書余亦不遽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  
摩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間視同玩器裝潢校



讐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衆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稽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秘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使爾輩爲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雅。卽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下。余每見市中賣藥翁，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書肆老賈往往多哆口言文字。蓋近朱近墨，強作解事。自是恒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

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然自有書契以來，名存而實亡者，十居其九。如丁寬、孟喜之易，尚書之牟、長、章、句、周防雜記，韓嬰僅存詩外傳，而亡其內傳，董仲



舒春秋繁露雖存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  
竟不可得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尚多湮沒况  
其他一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類卽國家秘  
府尚不能收民間亦安從得之縱欲因地因人  
以求無益也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  
著于三代而亡于漢者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  
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  
之書有著於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  
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註解之所証  
據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  
各爲錄出如周易坤靈圖禹時鈎命訣春秋考  
異郵感精符之類則于太平御覽中間得之如  
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於北堂書鈔間得  
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渚宮故  
事之類則於太平廣記間得之諸如此類悉爲  
褒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  
但言光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  
未常不立于前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



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著於唐，惟唐之故典可  
按耳。乃後人取歐陽永叔、呂伯恭輩議論附其  
後，不幾淄澠乎？如水經一書，註乃侈于其經，奇  
詭宏麗，後人但知酈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  
之名反隱矣。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  
識晉人丰度于眉宇間。若劉孝標之註，援引精  
覈，微言妙義，更白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  
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爲兩，使並存于宇宙之  
間，是亦一道也。若夫前代遺書，見有鏤板，或世  
家所秘，省郡所藏，卽同都共里，尚難兼收。况粵  
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  
更多也。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不蹀而走哉？且  
購書于書未集之先，易何也？凡書皆可購也。卽  
因地因人，因家因代，無不可者。購書于書稍集  
之後，難何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  
耳。倘一槩求之，或以千里郵至，或以重值市歸，  
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興索然者乎？余  
謂古書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



昭代之所梓行則必見序于昭代之筆其書卽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則往往載于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刻于何年存於何地採集諸公序刻之文而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備覓其所未有則異本日集重複無煩斯真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卽此三端可以觸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 一鑒書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辨真僞覈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尺璧垂于古而不能續于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逸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前有所亡而後有所益聚散畧相當者類書雜纂之流也前者尚存後者愈蔓紛還詛譎而不可律者雜史與小說之類也故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



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  
一此其書之不相及也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  
宋之五也宋之書十不能當唐之三也唐之書  
十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漢與六朝之書十  
不能當三代之一也此其時之不相及也總之  
所謂審輕重者是也

夫所謂辯真偽者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  
偽而所偽者多在子且非獨偽也孫文融有言  
諸子至秦絕矣古操術今飾文其深不當也古

初見奇今奇盡其精不當也古殫一生精力今  
以餘技騁其工不當也故曰絕也夫自漢而後  
卽真者尚不能與周秦並况其偽哉然又混淆  
而難別如鹽鐵論之言食貨也史也而儒之杜  
周士之廣人物志也而子之至溫庭筠之著乾  
暎子錄諧也劉崇達之著金華子紀雜也且濫  
以子稱矣故子之雜也史之裨也說之瓌也易  
相溷者也惟辯其真則得矣要而言之四部自  
不能無偽有偽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



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于近代而世  
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  
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  
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  
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鵝冠是也。有傳  
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  
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  
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  
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耻于自名而僞者。

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于人而僞者。法盛  
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  
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  
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  
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  
皇而李荃稱皇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  
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  
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  
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



類是也。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子載于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于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爲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紀其僞。而後人弗悞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辯哉。胡元瑞之言乎。余故詳述之。令爾輩展卷時庶具眼焉。

書籍與代日增。而亦與代日亡之物也。槩按藉而求。固已有虛用其力者矣。乃有實同而名異者。有名亡而實存者。有得一書。而即可槩見其餘者。有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書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異者。如顏師



古之南部烟花卽大業拾遺也。李綽之尚書談錄卽尚書故實也。劉珂之帝王曆歌卽帝王鏡畧也。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事而爲鹿革事類三十卷。廣記在鹿革事類卽湮軼可也。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先具叢目次脩長編刪削成書。通鑑行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此所謂名亡而實存者也。又如漢人之談經在訓詁讀注疏而漢之釋經可槩也。晉人之詞旨尚隱約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所謂得其一而槩可見其餘者也。如北夢瑣言酉陽雜俎之類。今刊本雖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廣記之所載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卽可湊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弘景之真誥而析以協昌期甄授命之名。馮贄之雲仙散錄而托以詭秘之目。又如近日偶從友人王董父家借得此事摘錄一卷。中所引用如畢辜厲陬等錄。初不曉其何書。及按其文乃知卽餘冬序錄。所以分別卷帙者也。且



刊者訛謬以極如爲橘如以畢相爲終相事同  
兒戲殊爲可笑此所謂故拆其名以示博者也  
諸如此類爾輩須逐一研覈不爲前人所謾則  
既不至虛用其力而亦不至徒集其名得一書  
始得一書之實矣

吾儒聚書非徒以資博洽猶之四民所業在此  
業爲世用孰先經濟古人經濟之易見者莫備  
于史夫執經術以經世自漢而下何可多得卽  
荆公亦一代異人且以禍宋至如考見得失鑒

觀興亡決機于轉盼之間而應卒於呼吸之際  
得史之益代實多人故尊經尚矣就三部而權  
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爲急就史而權之則霸史  
雜史緩而正史爲急就正史而權之唐以前作  
史者精專于史以文爲史之餘波故實而可循  
唐以後能文者泛濫于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故  
蔓而少實然唐任李淳風等于志表則有專門  
於漢者矣宋採范祖禹等之持論則有核實于  
唐者矣所急各有在也遡而言之擅弓之于左



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其他若顏師古之精于漢也。司馬貞之覈于史也。劉知幾之辯於通也。魏玄成之該於志也。皆史之所宜急者也。至如李仁父之長編。續澗水者乎。陸文裕之史通。削繁刊謬。而有功。劉氏者乎。丘文莊之續史綱。引伸曲暢。而善嗣。朱氏者乎。此皆聚書所宜首及。雖然。學不通。今安用博古。昭代雖右文。而史統不一。致稗官瓌說。月盛日繁。是非刺謬。聞見牴牾。令人莫知所適。至於大禮大獄。宗藩邊疆之事。學者益無可考。卽如雙溪暇筆之說。行而非有。視朝餘錄。以叅觀。則當時宸藩之護衛。與迎立之大典。文忠幾不能自白矣。諸如此類。安可枚舉。故凡涉國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卽有街談巷議。亦當盡採。此尤從周之士所宜亟圖者也。故特示兒輩。以知所急焉。區別品流。始於七畧。嗣此而後。代有作者。王儉



之七志多本劉氏特易詩賦爲文翰易術數爲陰陽易方技爲術秩無輯畧而有圖譜及益以佛道二書名雖七而實九也阮孝緒之七錄又本王氏而加以紀傳史書之盛始與經子並列矣四部之分寔始荀勗以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以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以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以丁部紀詩賦圖籍等書然史固宜居子上孝緒之以紀傳次經典得矣若歷朝正史志藝文經藉者惟班氏規模七畧劉煦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庫隨志簡編雖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舊唐之錄本朝多缺而新書褒益頗自精詳宋志紊亂元人製作無足深求然總之可深惜者劉王荀阮僅存其標目竟軼其全書卽史志所載簡編在列然而漶軼者十九其間存十一於千百者亦非尋常可得寓目是亦畫龍之類耳若謝客王亮任昉諸人雖有纂修而類例不傳如崇文四庫中興館閣卽有書目而世不易得學者所可考覽獨有



鄭漁仲之稅文略十有二類。馬貴與之經籍考七十六卷。王伯厚之稅文玉海二十八卷。及焦弱侯太史經籍志六卷。王憲副所編續經籍考十二卷。鄧元錫經籍志一卷。此其所載皆班班可考。然焦氏之志國史也。是宜簡嚴。不及著書之纖悉。是矣。鄭氏通志槩徵往藉。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王伯厚之纂述大都爲應宏詞博學之用。故畧存梗槩而無所折衷。且旣以御製之文自爲一類。則承詔撰述宜綴其後。而復列于別集。殊不可解。鄧志之議論頗詳。而書目未備。續通考之收羅未廣。而編輯尚滯。至于條貫燦然。始末畢具。莫精于馬氏之一書。其爲經者十三類。爲史者十三類。爲子者二十一類。爲集者四類。一一準中壘父子校書之法。撮其指意而列于下。卽所據者多晁氏陳氏之遺言。然而其編摩採輯之功。精且詳矣。余每遇嗜書之癖。發不可遏。卽取通考。畚闚一過。亦覺快然。庶幾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者乎。但其所載者皆當



時見行之書而古人遺軼者無從考究耳。總而  
言之。書有定例而見不盡同。且亦有無取于同  
者。如王伯厚以聖文冠經藉。陸文裕倣之。而焦  
氏亦首列制書。余以國史一代之典章。自宜尊  
王。而家藉一人之私藏。不妨服聖。仍以六經冠  
之羣書。而特以文由聖翰事關昭代者。每列于  
各類之首。則既不失四部之體。而亦足表尊周  
之心。是亦一見也。宋儒理學之言。槩收於子。似  
矣。然強半皆解經語也。漢之訓詁。何以列于經

而獨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極及程朱語錄。近  
思傳習之類。余欲倣小學之例。而別類以理學  
是又一見也。禮樂之從六藉固也。但後世之所  
謂禮者。多儀注之類耳。叔孫通之綿撮。其可以  
言經乎。且胡笳羯鼓。教坊雜錄之類。直小說耳。  
槩以言樂。非淺儒之所能識也。余謂一代之禮  
樂。猶一代刑政。從典故儀注之後。而附之史。是  
亦一見也。又如汴水滔天錄。言朱溫篡弒事甚  
悉。雖小說而實史也。如灌畦暇語等書。漫述前



人雖似子而實小說也各宜從其類者也又如  
厚德錄自警編顏氏家訓之類雖列於子而實  
垂訓者也余欲別纂訓爲一類而附于小學之  
後是又一見也古之詞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  
以奏疏爲對君之體而與書記分夫奏疏旣以  
列于集之外書記何以獨混于集之中余以爲  
宜倣奏疏之例別以書記一類附文集後是又  
一見也夫類書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豈以  
包宇宙而羅萬有乎然而類固不可以槩言也

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纖備詳明是類而經  
者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  
古今故典實在於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  
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  
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筆成書  
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戴氏鼠  
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薏蔬焦氏筆乘之  
類旣不同於小說亦難目以類書此正如王元  
美所謂騷與詩賦若竹與草木自爲一類者也



余謂宜名以雜纂而與類書另附四部之後是又一見也。要以一人之聞見有限，既不能窮覽載籍一時之意見，難憑又未必盡當古今，卽不欲同矮人之觀場，亦終似盲者之說日。爾輩能知品別甚難，博詢大方參考同異，使井井不謬於前人，亦聚書一快事也。

已上五則雖總歸識鑒而別品類爲難。別品類于史則尤難。蓋正史之外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郡書，有家史，有別傳，有雜

記，有地里，有都邑簿，如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如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又如劉慶義之世說，裴榮期之語林，孔思尚之語錄，陽松玠之談藪，此之謂瑣言。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



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都耆舊  
虞預之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如楊雄家譜  
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氏宗系曆此皆出其  
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如劉向之錄  
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探之錄忠臣徐廣之  
錄孝子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所謂別傳  
者也若志恠之迹於祖台搜神之著於于寶  
劉慶義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屬雜記若  
盛弘之記荊州常璩之志華陽辛氏三秦羅  
含湘中皆地里之書也潘岳關中陸機三輔  
黃圖建業宮殿皆都邑之簿也夫備記小錄  
大抵筆時事于見聞恒多寔錄然詞者不文  
而事無倫次則其短也逸事皆前史之所遺  
非不可補撰述之未備然事取奇異而語多  
構虛則不足憑也瑣言以筦爾之塵談每不  
乏毅然之孤史然而至于褻狎鄙猥出自牀  
第則有傷于風教矣郡書行于一方家史行  
于一家易世之後便多湮沒別傳可以興吊



古之思雜記足以新耳目之玩然而撫實行  
于古人。材末流之好恠則君子惟正史之取  
裁耳。地里之迹風物于一時都邑之備制度  
于前代。雖史之不可闕者而欲其言皆雅正  
事無侈張則古今不多見焉。夫史之流派類  
約十端而類之支分更且千百。故曰別品類  
于史則猶難也。余是以取陸文裕流品之論  
存其梗槩而并示以鑒書之所急焉。

### 讀書訓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植  
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  
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  
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  
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  
體稍定。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  
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  
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爾之時。誠駑材矣。若

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



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  
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  
欲延大賓者哉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  
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  
徒力虛浮而其教子弟者乃諄諄務實若此  
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爾輩讀書  
務須奮志法古古人之尚者安可枚舉姑疏  
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

李觀

之徒與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  
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  
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  
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  
知亡失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  
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

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  
讀未嘗釋手



廣漢朱倉僅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  
春秋糴小豆十斛肩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  
憐之斂得米二十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遍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  
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  
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

杜喬見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  
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  
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  
十年讀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  
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間閱所  
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與平間關中擾亂。與兄季中採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喜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必先令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



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授。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博官。若爲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奕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粘於壁間。環坐既遍。卽合爲一編。幾數十冊。

左太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



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錄之名海錄韋敬遠少愛文史畱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稿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

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况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暘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



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  
孫金玉之利有限書藉之利豈有窮也大哉  
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  
弗能守猶弗聚也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  
猶弗守也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  
晨夕取閱雖累數十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  
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宗惟此耳然當  
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  
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  
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先視几案  
潔淨藉以裊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卽承  
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  
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  
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  
是愛書不如愛貨具也爾輩惟法溫公之珍  
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讐更不可廢  
因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竇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



家無衣帛之妾。常於宅南建一書院。聚書數千卷。崇禮文學。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常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曰。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旣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目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飲食起居。疾疴吟呻。未嘗不與書俱。每至欲起。書圍遶左右。如積稿。枝至不得行。時引客觀之。客不能入。旣入不能出。相與大咲。遂名曰書巢。

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于漢室。頗謂過之。

柳氏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子史集。皆有三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宋丁顛盡其家貲。置書十萬餘卷。且曰吾聚書



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至參知政事。

宋次道所蓄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宋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高一倍。

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返之。

李昌畧劉炳爲儒林祭酒。炳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矜重如拱璧。每謂其子弟。吾所以躬其事者。欲人重此典籍耳。

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校讐。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向朗年八歲。卽手自校書。刊定謬誤。潛心典籍。積聚篇卷。冠於一時。

郎基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博涉文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謂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



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願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背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董仲玄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籊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玄掌錄。

任束學無常師。河洛秘奧。非止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爭趨寫之。時謂任氏經苑。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能久。乃就姊夫劉緩。乞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孟景翌字輔明。刻勵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王筠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督觀。卽皆疏  
記。後重覽。省懽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自十三四歲。歷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  
卷。自以爲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張忝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謂讀書不如寫  
書。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晉  
魏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  
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  
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吳人朱存禮。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求。以必得  
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子小說  
無所不有。詩亦精雅。尤精小楷。手錄前輩詩  
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述。有經子鈎玄。吳郡獻  
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  
筆。等書數百卷。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



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  
孝

無視不存焉亦辭雖小皆手自校  
爲志如平自辭雖博盈百齒羣錄諸子小錄  
吳人未存斷以常聞人亦存書神錄宋必書  
鄭並取不受閉閣燈書日而畢  
隱並取錄宋穴並宋購書宋日具西躡爲主人

庚申整書小記

方余之藏書也既與兒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  
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書目每五年一爲編  
輯今其期矣僻居海濱不獲時從長者游聞見  
寡渺月益之約雖食言自肥乎而間有所遇多  
方力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今則無者增缺者  
補蠹者理亦旣衰然集矣里居多暇兼以暑月  
謝客袒裸鞞屐手自插架揮汗如雨樂此不爲  
疲也兒輩乘間請曰大人篤嗜亦已有年晝夜



之所拮据遠邇之所搜訪殆無寧刻兒輩卽不敢引彥國搖扇視事之勞願大人思仲容生平幾兩之展况今疆場羽書狎至廟堂言武之時也大人雖不懷用世之心亦寧無憂國之念柰何敝敝然耗精於鼠齧而不鼓念于聞鷄乎余咲曰此是吾家墨兵余日來正於此中部署整擗第汝輩不解兵機耳試與汝言之手標秘帙親兵同渡江之八千牀積奇編愛士如成師之一旅此吾之用寡法也縹緗觸目絕勝十部鼓吹鉛槧由心不減百城南面此吾之用衆法也架插七層藉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劍戟摩霄而旌旗不亂此吾之部勒法也目以類分類由部統暗中索摸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觀若執鏡而照物此吾之應卒法也聯寡以成衆積少以爲多抽一卷而萬卷可窺舉一隅而三隅在目此吾聯絡駕馭之法也借錄不出于園門取觀不歸于私室散帙勤收如絕流之不遺涓滴蠹餘必理同牧馬之去其敗羣此



吾堅壁清野之法也。以我精騎三千，勝君羸卒十萬，盡翻窠窟，欲搥黃鶴之樓，獨識筌蹄，直上赤虹之座。此吾用寡以禦衆之法也。轉覓轉奇，日繁日異，以我所餘，易人所有，雖不無得隴望蜀之譏，然每收拔趙豎劉之幟。此又吾借資于人，而因糧于敵之法也。奇書未獲，雖千里以必求，異本方來，卽片札之必珍。近而漁唱遠及，雞林往往聚海外之編摩，幾不減域中之著作。此又吾驅市人戰而令女子陣者也。慨遺書之難遇，殘闕必收，念物力之不充，鼠蠹並採，或補綴而成，鶉結之衣，或借錄而合，延津之劍。此又吾之收散合奔而轉弱爲強者也。所患者得之未能讀，讀之未能臆，如道濟之量沙，士終不能宿飽，亦如餅師作餅，終日未嘗入口，與旁觀者同爲枵腹耳。借箸空談，固兵家之深病，亦吾輩之最宜警惕者也。至於憂國人孰無胸，先輩有云：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諒哉！斯言先得我心矣。兒輩矍然起曰：審如大人言。



則經濟之無間于升沉顯晦也明矣昔人之度  
謝公謂安石既與人同其樂自不得不與人同  
其憂古來觀人之微輒從嚙味步履之間便識  
匡時用世之念兒輩愧古人遠矣今而後惟當  
廣管墨莊以安集吾家之墨兵時抽精騎益簡  
勝師終不敢令人呼馬服君子也余咲而頷之  
因屬筆爲記時庚申之七月望後一日

庚申整書例略四則

一曰因因者因四部之定例也部有類類有  
目若絲之引緒若網之就綱井然有條雜而  
不紊故前此而劉中壘之七略王仲寶之七  
志阮孝緒之七錄其義例不無取裁而要以  
類聚得體多寡適均惟荀氏之四部稱焉兩  
漢而下志文藝者無不守爲功令矣若嘉隆  
以來陸文裕公之藏書分十三則一錄經次  
錄性理又次錄史錄古書錄諸子錄文集錄



詩錄類書錄雜史錄志錄韻書錄小學醫藥  
錄雜流而以宸章令甲別爲制書示不敢竄  
也沈少司空稍爲部署而首重王言故一日  
制二曰謨三曰經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  
曰別別者道其所道非聖人之所謂道也八  
曰志九曰類十曰韻字十一曰醫十二曰雜  
雖各出新裁別立義例然而王制之書不能  
當史之一史之書不能當集之三多者則叢  
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總不如經史  
子集之分簡而盡均而且詳循序倣目檢閱  
收藏莫此爲善而間有未備如釋氏一家鄭  
漁仲之所收皆東土之著述而西土重譯單  
譯者俱無聞焉則釋藏總目條分甚析經有  
大小乘之分乘有重譯單譯之辨爲律爲論  
爲疏註爲銓述皆一一可考不嫌襲故  
一曰益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無也而似經  
似子之間亦史亦玄之語類無可入則不得  
不設一目以彙收而書有獨裁又不可不列



一端以備考。故洪荒邈矣。而竹書記年之後。有荒史。有遠古記。有考信等編。世代繁矣。而皇極經世之後。有稽古錄。有大事記。有世略。治統等書。此數十種者。皆於十許卷之中。約千萬年之事。既非正史之敘述。亦非稗史之瑣言。蓋於記傳之外。自爲一體者也。故益以約史者。一性理一書。奉欽纂于

文皇。雖近錄宋儒之詮述。然而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他如伊洛淵源。近思錄。及真文忠公之讀書記。黃東發之日秘。與湛文簡公之聖學格物通。王文成公之則言傳習錄。或援經釋傳。或據古證今。此皆六經之註脚。理學之白肩。豈可與諸子並論哉。故於經解之後。益以理學者。二代制出于王言。非臣子所敢自擅。經筵關乎主德。非講義之可例觀。然而兩者皆無專刻。惟各取本集之所載。而特附其名目於詔制經解之內。故益代言經筵者。三叢書之目。不見於古。而冗編之著。疊出于今。



既非旁搜博採以成一家之言復非別類分門以爲考覽之助合經史而兼有之採古今而並集焉如後世所刻百川學海漢魏叢書古今逸史百家名書稗海秘笈之類斷非類家所可併收故益以叢書者四文有滑稽詩多艷語搜耳目未經見之文既稱逸品摘古今所共賞之句獨誇粹裘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餘也益餘集者五其他各目所增固難槩數雖似別蜂房之戶而實非爲蛇足之添如有請益以俟再舉

一曰通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內也事有繁于古而簡於今書有備于前而略於後故一史記也在太史公之撰著與裴駙之註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皆各爲一書者也今正史則兼收之是一書而得四書之實矣一文選也昭明之選與五臣之註李善之補皆自爲一集今行世者則併刻之是一書而得三書之用矣所謂以今之簡可以通古之繁



者此也。至於前代制度特悉，且詳故典典故，起居注及儀注之類，不下數百部。而今且寥寥也。則視古爲略矣。故附記注於小史，附儀注於國禮，附食貨於政實，附曆法于天文。此皆因繁以攝簡者也。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于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曾多者也。又如靖康傳信錄，建

炎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于李忠定之奏議。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于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子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他如瑣記稗史小說詩話之類，各自成卷，不行別刻。而附見于本集之中者，不可枚舉。卽如弇州集之藝苑卮言，宛委餘編。又如馮元敏集之藝海洞酌，經史稗談，皆按藉可見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蹟記，元敏之寶善編，卽其



集中之小傳者。是兩書久已不行。善非爲之標識其目。則二書竟無從考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爲分載。特明註原在某集之內。以便檢閱。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

一曰互互者。互見于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時之著述。而倏爾談經。倏而論政。有以一人之成書。而或以據古。或以徵今。將安所取衷乎。故同一書也。而於此則爲本類。於彼亦爲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

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內。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如五倫全書。勅纂也。旣不敢不尊王。而入制書。亦不可不從類。而入纂訓。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古林。皆五行家也。而易書占筮之內。亦不可遺。又如王伯厚之玉海。則玉海耳。鄭康成之易詩地理之考。六經天文小學。糾珠。此於玉海何涉。而後人以便於考覽。摠列一書之中。又安得不各標其目。毋



使溷淆者乎。其他如水東日記、雙槐歲抄、陸文裕公之別集、于文定公之筆麈，雖國朝之載筆，居其強半。而事理之詮論，亦略相當。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脩考鏡。至若木鍾臺集、閒雲館別編、歸雲別集、外集、范守已之御龍子集，如此之類，一部之中，名藉不可勝數。又安得槩以集收，溷無統類。故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有同集而名類各分者，正爲此也。余所詮次，大略盡是。聊引其端，庶幾所稱詳而核雜，而不厭者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卷之五